

不如，

我们重新来过

Love, Till the world ends

胡叉
冥灵 /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不如，

胡叉
冥灵 / 著

我们重新来过
Love 'Till the world ends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不如，我们重新来过 / 胡叉, 冥灵著. --北京:
团结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126-0645-6

I. ①不… II. ①胡… ②冥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79312号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（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）

电 话：（010）65228880 65244790（团结出版社）

网 址：[http:// www.tjpress.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：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：150×210毫米 1/32

字 数：135千字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1年10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0645-6/I.302

定 价：28.00元

（版权所属，盗版必究）

自序

By 胡叉

斯蒂芬·金说过，写作是逃避世界的唯一良方。我觉得他说得对。他创造了庞大的世界和众多的人物，逃到不知所踪。假如是躲猫猫的话，世界一定会哭着跑回家去。但是想象和创造力极其有限的我，只能创造一个破庙那么大的世界，人物也只有两个。严格来说，以我这样的能力只好去写相声，还是写不了群口的。

但我觉得，这样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写写这样的小故事，足以成为我消闲解闷、疏解压力之良方。我把自己看着都讨厌的缺点，例如轻佻，浮夸，懒惰，怯懦，不求上进，通通安在书生的身上，然后把他丢到一个不那么严厉的世界里。在那里有一个即使不傻也很天真的女鬼，和一个死了也无所谓的世界观，所以这些缺点看起来就变得比较无害，似乎在现实中也可以被原谅了。于是我可以指着书生说：“你们看，虽然有着上千万种欠扁之处，但这个混蛋还是很可爱啊，你们觉不觉得？”

假如你们觉得，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好，接下来是感恩时间。感谢冥灵，假如没有她多年来的的容忍和努力，你们一定不会看到这些粗糙的短文被印在纸上。感谢一个已经关张的叫做E部落的论坛，感谢其中一个落寞的版主，为了维持版内每日一帖的人气，只好每天都自己写一个故事，这就是书生女鬼系列的由来。

那是他一生中最勤奋的时刻，真的。

By 胡叉

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，途中住宿在一间破庙里。当地人说，这座庙里闹女鬼，男人进去了，没有能平平安安再出来的。书生想，这一路上无聊得紧，进京赶考又不知道能不能考上，不如趁着年轻，碰见好玩的事情就耍上一耍。那女鬼也不知长的什么模样，不过她们既然能幻化人形，想来跟韩国女星总有的一拼。这漫漫长夜，有美女看总是好的，到时候只要把持得住，也不至于着了她们的道儿。于是他就住进了庙里。

到了晚上，书生点起灯来，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念书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轻轻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到书生的桌边停了下来。书生低着头偷眼望去，只看到一袭裙角，再看看地下，没有影子，来的果然是个女鬼。书生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，皱起眉头好似在苦苦思索，仿佛不经意地一抬头，忽然就看到了女鬼。

呀！这个女鬼长得，相貌平平，不过中人之姿。书生好生失望，忍不住埋怨道：“这位小姐，倘若要出来勾人的话，多少打扮一下先吧。如今你这等容貌，怎能让我被勾得甘心情愿？”

那女鬼满脸惊讶，说：“我生前就长这样啊，没人说什么不好哇？”

书生道：“那你现在既然已经死而化鬼，能够幻化人形，何不



顺便变得漂亮一些？在这破庙中漫漫长夜，无心睡眠，对着个美女总要比现在好过一些啊。”

女鬼说：“美女？美女是个什么模样？”

书生想了一想，说：“美女么，无非是羞花闭月，沉鱼落雁，风情万种，袅袅婷婷，婀娜多姿，倾国倾城之类的罢了。你就不能变一个试试？”

女鬼说：“我生前是个文盲，死后也没长过文化，你说这一堆成语，我如何领会得？好歹你也要给个三围吧！”

书生听了，半晌做声不得。没办法，他只好说：“那我还是画给你看吧。”

于是书生摆开了文房四宝，挽起了袖子，开始作画。首先他画了一个环肥型的美女，那是一个芝麻大饼竖起来搁在一堆包子上。然后他又画了一个燕瘦型的美女，那是一颗葵花子尖儿朝下，插在一根树枝上。女鬼看了笑到几乎散掉，让书生脸上很有点挂不住。书生心想，我进京赶考又不考美术，如今画两笔大家共勉一下也就算了，何必笑到如此夸张……

女鬼好不容易止住笑，说：“这就是美女吗？”然后又开始笑起来，看来恐怕一时半会儿止不住。这下书生的文人自尊被唤醒了，他一声不吭地把刚才的画揉成一团丢掉，提起笔来重新画过。女鬼站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笔下源源涌出团鱼、黄鳝、蛤蜊、小龙虾等水产海鲜，不由得抽风一样抖个不停，喉头不时发出“咯咯”“咕咕”的怪声，好像快断气的鸽子一样。

书生流水价地一路画下来，不知不觉，天就快亮了。女鬼猛然发现了这一点，急忙说：“你慢慢画吧，我晚上再来看你的美女。”然后她再也憋不住，大笑着走出门去。书生又羞又气，暗自骂道：“这小娘们儿长得不怎地，还敢笑到如此放肆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不知她生前是谁家女子，好在还没嫁过人，要不活活地

屈杀了一条好汉。”他打个哈欠，困倦袭来，倒头便睡了。

书生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。他梳洗罢，胡乱吃了些东西，寻思着是否该上路去了。他把夜来画的百美图一一过目了一下，自己也忍不住笑到打跌。他想：“不成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必然遭那小娘们儿背后耻笑，我得坐下来好好画才行。”于是他振作了精神，提笔又画起来。

快到半夜的时候，女鬼果然又来了。书生低头画画，赌气不理她。女鬼凑近了看了一回，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这回画得总算有些像人了。”书生很高兴，说：“是吗是吗？”“可惜还是难看得很。”书生生气了，扭过头不理她，提笔又是一通猛画。如此过了一夜，快天亮时女鬼走了，说：“我晚上再来。”

书生凭着胸中一团怒气，直画到中午时分才歇手。傍晚时他醒来，在床上掐指算了算日程，觉得该动身上京了，于是他收拾好了行李，准备走人。这是他看到了破桌子上昨晚的作品，随手拿起几幅看了看，心里想道：“其实我画得也不错了。像这两张，离美女就相去不远。我只需画的时候再注意一些，就完美了。”不知不觉他又抓起了笔，坐下画起来。

快半夜的时候，女鬼来了。她看了书生的画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咦！这一次真有人样儿了！”书生喜孜孜地说道：“怕了吧？”“可惜还不如我漂亮。”书生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待我画仔细了，小心你羞到不敢见她……”女鬼微笑不语，又看着书生画了一夜。

从此书生在庙里住了下来，再也不去想进京赶考的事。他整天画画，很快就把所有的纸都用完了。

于是他找来一块光溜溜的石板，洗刷干净，在上边画。画完之后，再用清水洗掉。后来石板就变得黑乎乎的，再也洗不干净；于是他去河滩上包了两包沙子，把石板打磨一遍，就又



可以用了。女鬼每天晚上都会前来，指摘他画中的错处，大肆嘲笑一番。书生每次都气到几乎脑溢血，等到快天亮时女鬼走后，就忍不住要把阎罗大叔大骂一番，骂他为什么不关紧了门，放这样的货色出来，调戏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。然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地狂画一通，直到支持不住倒在桌子前睡去。

几个月过去了。书生画秃了所有的笔，也磨完了所有的墨。于是他用手指蘸着清水，在石板上作画。

在他完成以前画就开始消失了，所以他的最后一笔紧接着第一笔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只有在雨夜的时候水印才不会消失得那么快，他可以慢慢地把画画完，然后停下手来，看着石板上的美女从发梢始，一点点隐没到虚无里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女鬼站在他的身边，一起看着石板，不发一言。雨声在窗外哗哗地响着，时间过得和水汽蒸发一样慢。

有一回书生把石板摔裂了，于是他用所有能拿来画画的东西，在所有能画画的地方画画。破庙里到处都是美女，有拿炭条画的，有拿小刀刻的，有拿手指印一个个叠成的。假如有人来到了这里，一定会以为书生在发着很厉害的花痴；事情也确实就是这样，但是这个地方，除了书生和女鬼，什么人也不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书生停下手来。他强烈地感觉到，自己的下一幅画，一定能清清楚楚地画出心目中的美女。于是他去市集上，买来了笔墨纸砚。他把这些都安排好，就坐在桌前，从下午开始，静静地坐到了深夜。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对美女的幻想中去，连女鬼进来了都没有发觉。等到把一切都酝酿成功，他提起笔来，画下了心目中最美的女人。

书生画完最后一笔，忍不住微笑起来，这正是他想要的美女，跟他刚才在幻想中看见的，不差分毫。

他伸个懒腰，指着画对女鬼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美女！”

女鬼摆出一副后娘面孔，将画像上上下下看了几回，一时无话可说。这确实就是书生心目中的完美女性，而书生的品位也确实是挺高的。她只好说：“原来你喜欢的是闷骚型的啊！”

书生有些发恼，但是很快就释然了，觉得闷骚算不上是个贬义词；因为他也是天蝎座的。他问女鬼：“你能不能变成这样啊？”

女鬼皱着眉头，撇撇嘴，指指画像说：“就这样？”

书生说：“是啊。”

女鬼说：“一模一样？”

书生说：“一模一样。”

女鬼拿起画像来左看右看，满脸不情愿的样子。书生说：“怎么，你变不了？”

女鬼没好气地说：“变得了！谁让我是个鬼呢？”于是她拿了画像，闷闷不乐地走到帷帐后边去。书生又羞又喜又紧张，坐在破椅子扭来扭去，好像犯了痔疮。

一会儿，帷帐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头发像墨一样黑，皮肤像纸一样白，眉如远山，目如秋水，真是一个绝色美女。书生看见了，全身神经紧绷绷，手脚都抽起筋来，这个女人真和他画的一模一样。书生使劲儿咽了一会儿唾沫，嘶哑着声音说：“像倒是像极了，不过，我画的是水墨画，你变起来，难道也变个水墨的不成？好歹整个二五六色的给我看吧，如今你这样一个灰阶的人坐在我面前，就算是美女，我也得怕怕的吧？还是你本来的相貌有人气多了，现在这样，我看得浑身发冷……”

那美女站起身来，又走回帷帐之后。一会儿女鬼走出来，把画像往书生面前一丢，说：“你不是要我变得一模一样吗？我变得可有半点不同？这总算是美女了吧？你却反倒来怪我！”

书生被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挠头，讪讪地说：“我以为……我已经把那种意境表达得很明白了。”



女鬼翻翻白眼，扁扁嘴，说：“意境？什么意境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看不到，我不明白。”

书生被她一阵抢白，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沉默地坐了一阵，把笔墨纸砚都收起来，开始整理行装。

女鬼说：“你干什么啊？”

书生说：“我要去拜访天下的绘画名家，请教他们把画画得跟真人一模一样的方法。等我学成之后再回来这里，到时候，我一定要你看个明白。”

书生连夜走了。女鬼一直站着不动，看着他往大路上走去，他始终没有回头。

书生从此开始走访天下绘画名家，请教画美女的方法。名家们教导他说，画人要画出她的神采，至于面目身形，大概样儿差不多就行了，不用较真。他们拿出自己得意的作品给他看，指着画说：“就照这么画！”书生从这些画中都看到了美，但是假如把这些画里的美女分毫不差地搬到现实中来，都能把活人吓死。于是他谢过了名家，转身离去，继续他的旅程。

后来书生听说在这块大陆的极西边，太阳落山的地方，那边国度里的人金发碧眼，用小刀刮了油彩在布上作画，画出来的人物血脉生动，与真人无异。于是书生打点了行装往西走，经过丝绸之路来到波斯，又从波斯到了欧洲，在那里学习油画的技术。

多年以后，书生再现中土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掌握和真人一模一样的画法，所以要回来画给女鬼看看，由她来做定夺。

书生又回到了从前画画的地方，破庙已经整个儿塌掉了，遍地的残砖断瓦，只有半面院墙还立在那里。书生在墙下坐了整晚，女鬼没有来。

在天快要亮的时候，书生站起来，捡起一块碎砖，在墙上画了一幅画。画上的少女相貌平平，不过中人之姿。然后书生转身离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二

By 胡叉

从前有一个书生，进京赶考。半道上，他住进了一间破庙里。庙里残破的神像看起来面目狰狞，唬得书生不敢睡觉，只好点起了蜡烛，打算读书直到天明。转眼间到了半夜，书生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，看看地上墙上憧憧的黑影，心想：这破庙里难得有人点灯，可别招来什么鬼怪才好。

正这么想时，庙门吱呀一声开了。书生惊得打了个哆嗦，急忙朝门口望去，鬼影也不见半个。书生拍拍心口，说道：“原来是风吹开了庙门，害我吓了一大跳。倘若是鬼要进来，高墙都挡它们不住，又何必要开门？”

书生满意地点点头，一转身，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绝色美女。书生保持着扭腰摆胯的姿势，心想：半夜三更，孤村野庙，哪里来的美女？这位姐姐想必是鬼了。哎呀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且慢，这位姐姐好生标致，待我探明了是鬼，再惊慌不迟。听说鬼遍身冰冷如死人，我摸她一把试试。哎呀，这般轻薄无行，岂是读书人所为。听说鬼灯下无影，我往地上一看便知分晓。



书生低头往地上看去，只见美女正站在墙影里，看不出有没有影子。于是书生端起了蜡烛，凑近了一照，哎呀！美女的脸蛋映得通红，烛火下更增娇艳。书生心扑通扑通地直跳，害羞地一低头，地上赫然只有他自己的影子。

书生猛地往后一跳，约莫有四五步远，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放声狂喊起来，惊得屋上的宿鸟扑棱棱地到处乱飞。他一声高过一声，喊了足有半刻钟，忽然走岔了气，一下子咳嗽起来。女鬼在一边等了半晌，看他仍旧躬身咳得老虾米也似，有些不耐烦起来。她走上前去拍拍书生得背，说：“你咳完了没有？干脆咳死算了。”

书生又是往后一跃，脊背砰地撞在了供桌上，痛得涕泪横流。他强忍着直起身来，说：“笑话！我堂堂一个读书人，怎么能像痨病鬼一样咳死？吭吭，吭吭！你怕斗我不过，因此咒我早死，是也不是？”

女鬼“嗤”地笑出声来，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毛头书生，有个一二百年的道行就轻松对付了，还想要我来怕你么？看你多少有些神志不清了，不如就此晕去，也好省我一番手脚。”

书生抹去脸上眼泪鼻涕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晕了你好趁机吃我是吧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！今晚空气清新，月光明媚，本书生精神好得很，一点都不犯晕！”

女鬼说：“是吗？”笑吟吟地走上前来。书生提防着她的美色，却不料她将袖子在脸上一遮，登时变做蓬头散发，面孔死白，两眼淌血，鼻孔朝天，口中獠牙森森，突出老长一截鲜红的舌头。

书生猛地张大了嘴巴，却喊不出声音来。他的五官在脸上疯狂裸奔，手脚扭曲得不成人形，歪七扭八地僵在供桌边，好比一盆根雕作品。女鬼把一张吊死脸凑上前去，凄声问道：“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还不晕过去吗？”

书生扒住桌沿，怕得要哭出来。他把脑袋摇得波浪鼓也似，直

着舌头说：“不怕！不怕！死也不怕！”女鬼又靠近一些，脸上忽然片片皮肉脱落，一只眼珠滚下来，露出血糊糊的一个黑洞。她厉声逼问书生：“你还不怕？你还不怕吗？！”

书生紧紧地闭着嘴，把眉毛和鼻子皱成一团，脸上满山遍野地淌下汗来。他强忍住噓嘘的冲动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不管你怎么变化，都是想把我吓倒了抓去吃掉。你美也好，丑也好，又有什么相干？我偏不怕你！”

女鬼怔了一怔，不觉稍稍退后了一些。书生悲愤地扭过头去，口中小声嘟囔着：“我偏不怕！我偏不怕！”

女鬼愣了一会儿，忽然失去了吓唬书生的兴趣。她正在犹豫之间，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啼。于是她急忙离开了破庙，回到地底幽暗的洞府中去。书生侥幸捡回了性命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喃喃道：

“好险！好险！”然后他头一歪，立刻睡着了。

第二天傍晚时分，女鬼又来到了破庙。她担心书生已经逃走，所以冒险在太阳完全落山之前来到这里。她听到庙里有乒乒砰砰的声音，还有书生小声的咒骂，怪自己起得太晚。乱哄哄响了一阵，庙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书生衣冠凌乱，怀抱着背囊冲出来，抬头看见女鬼，大叫一声，急忙转身回去，把庙门关上。一会儿，庙门又打开了，书生理好身上服装，好整以暇地望着女鬼，说：“咩！你又来吓我？”

女鬼看着书生，一时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。她看到书生满面尘土，脸上还有两道泪痕。书生见女鬼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，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。忽然他想起自己刚才大哭了一场，脸上需有些痕迹留下来，立刻羞红了，拿袖子一顿乱擦。一会儿他放下袖子，露出热腾腾红薯般的一个脑袋，大声笑道：“哈，哈，哈！想不到这金秋时分，还是如此炎热！”他急忙从背囊中掏出折扇来，“咩”一声打开，支着两根瘦腿迎风而立，扑答扑答一通好扇。



女鬼冷冷地看着他，感觉到背后的太阳还恬不知耻地停在远处的山上，丝毫没有要落下去的意思。

她觉得自己的精气在日光下一缕缕散去，这本不是她应该出现的时分。书生在面前活泼地自言自语，仿佛把昨晚的惊恐全然忘记。她真的拿他没什么办法了……

于是女鬼静悄悄地退去，回去地底下黑暗幽深的洞穴。在那里恢复她的精气，等待着下一个书生的到来。

书生自顾自说得开心，一扭头，发现女鬼已经不见了。他张着嘴四面看了看，疑心这是个陷阱。这时候，太阳终于开始落下去了。书生看了看四周阴沉下来的树林，赶紧抱着背囊，朝附近的村庄跑去。跑出几步路，他忽然想起了女鬼苍白透明的背影，仿佛她留在了破庙之中。书生不觉停下步来，愣了一会儿。

后来书生想：她要是不变吊死鬼来吓我，就好了。

三

By 胡叉

从前有一个书生，进京赶考。路上，他住进了一个破庙里。他在那里等了一日一夜，女鬼没有来。于是书生起身离去，前往京城。他在那里考中了进士，从此走上了当官的道路。

很多年后，书生已经老了。某一天，他告老还乡，又路过了那个破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它还没有塌掉。于是老年书生走进庙里，看到一个年轻的书生坐在屋檐下，背着一个青布包袱，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。那个书生环抱着膝盖坐在一个蒲团上，越过长满青苔墙皮酥软的庙墙，看着头顶上雨后还未放晴的青灰的天空，听着屋檐上雨水落入檐下水坑的声音，脸上是安静的笑容。老年书生站在庙门口，心中涌起奇异的感觉，觉得眼前的书生是一位久已不见的熟人。后来他把这一切都认出来了；他说：“是你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年轻的书生转过头来，说：“是我。我一直都等在这里啊。”

“你一直都在这里！那我又是谁？”



四

By 胡叉

从前有一个书生，进京赶考。在路上，他住进了一间破庙里。半夜里，忽然来了一位农夫。他说：“意外吧！我是农夫！还都以为是女鬼吧！哈哈哈哈！”然后他摘掉斗笠，脱下蓑衣，把锄头往地下一扔，恢复了女鬼的模样，飘进庙里去了。

庙里点着小油灯，书生正在灯下捧着书，张大了嘴巴睡觉。忽然他一头栽倒在桌子上，“砰”的一声醒了过来。他听到耳边有女人轻笑的声音，赶紧用袖子抹了抹脸，睁大了眼睛四处看。

他看到一个美女，呀！真是漂亮！看起来又像朱茵，又像张柏芝，又像钟丽缇，又像罗家英。书生想：不对呀！一个美女，怎么可能长得像罗家英？他赶紧再看美女，发现她谁也不像，只是灯火下脸红红的，因为她刚才随书生的心意变化着容貌，怎料想他忽然抛开了美女去想一个秃头的中年正经男。

书生觉得，这位美女虽然乍一看很像各位明星，但是仔细一看谁也不像，虽然细看起来哪个明星都不像，但还是很漂亮。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各种新鲜美女，但是到了现代，美女极大地丰富以后，就没什么新鲜的啦。书生对着这位美女，越看越喜欢，他

想以后骑着高头大马，把这样一位美女放在大花轿里娶回来，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感。当然这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他看着红扑扑的脸蛋，心痒难搔，脑海中翻翻滚滚都是“为所欲为”四个字。因为十指连心的缘故，他张开了手掌，使劲拍打着桌面，高声喊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美女就问：“好什么？”

书生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我已经决定了！”

美女又问：“决定什么了？”

书生说：“……”

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，拍着桌子，哼起小调来。

女鬼心想，这个书生看起来十分秀逗，不知道吸溜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，实在危险得很。但是这条路上行人稀少，已经好几个月没开过张了，难得来一个青年书生，浪费了可惜呀。于是她定了主意，要把书生勾引到手。

嘿咻嘿咻！女鬼开始勾引书生。

嘿咻嘿咻！女鬼努力勾引书生。

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！女鬼眼看就要得手了，书生从被女鬼勾引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，眼看就要少节不保，踏上客死他乡的不归路了。

于是女鬼说：“来吧！完成最后一击！”

但是书生说：“Stop！到此为止吧，我还要进京赶考呢！”

女鬼说：“虾米？你知不知道现在说这个很煞风景？”

书生说：“好啦好啦，你毕竟是个女鬼嘛，你要做什么，我们都很清楚……”

女鬼说：“虽然我是女鬼，但是我很漂亮哪！”

书生说：“你想变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，长得漂亮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假如你是个人间女子，还是这么漂亮的话，那就很难得，

